

四庫全書
總目

中華書局



四庫全書總目

(全二冊)

[清] 永 璞 等 撰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輕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 × 1092毫米1/16 • 135印張 • 3,300千字

1965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8,201—16,700冊

統一書號：17018 • 69 定價：19.00 元

出版說明

清朝政府從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開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規模龐大的叢書，名叫《四庫全書》。在纂修期間，對採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和一些沒有採入的書籍，都曾分別編寫內容提要；後來把這些提要分類編排，彙成一書，就是這部《四庫全書總目》（又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爲了纂修《四庫全書》，當時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稱爲「四庫全書館」。每當一部書籍校訂完成，就由館臣擬寫一篇提要，放在書的前面。提要的內容，除了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外，還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書之得失」，以及辨訂「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等等。各書前面的提要在編入《總目》時，又經過較大的修改補充，最後由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綜合、平衡，並在文字上加以潤飾。紀昀在四庫全書館內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爲多，因此，這部《總目》雖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璿領銜編撰，實際上却是紀昀總其成的。

《總目》全書共二百卷，按中國古代傳統的分類法，分經史子集四大類，每一大類又分若干小類，其中一些比較複雜的小類再細分子目。每一大類、小類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後面有案語，扼

要地說明這一類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這一類目的理由。每一類的後面，還附有「存目」，「存目」中的書籍，是經纂修官們校閱，認為價值不高，或它們的思想內容有對於封建統治不利，因而不會收入《四庫全書》中的。《總目》卷首還分列乾隆的所謂「聖諭」，四庫館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職名」、「凡例」等，大致記載了《四庫全書》和《總目》的纂修經過和編寫體例。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總目》初稿完成。在以後大約七八年的時間內，《總目》的內容，隨着《四庫全書》的不斷補充和抽換，也有過幾次增改。據現在所知，《總目》在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經寫定，並在這年由武英殿刻版（見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宮所藏殿版書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從此以後，這部《總目》就得到廣泛的流傳。

《總目》對書籍的評價，是從封建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它一方面標榜當時盛極一世的「漢學」，其中有些提要偏於瑣屑字句的考證；一方面又宣揚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理論基礎的孔孟之道，提要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不盡同意程頤、朱熹的意見，但實質上還是恪守程、朱理學，而對某些不合封建正統思想的著作竭力攻擊。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國內少數民族的地方，對他們表示了蔑視的態度；涉及對我國一些友鄰國家的記載，又流露出封建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這些都是書中的

糟粕，應該加以批判。

但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總目》的另一面。《總目》著錄的書，據我們這次整理時的仔細統計，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這些書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收輯更為完備）。這一萬餘種的書籍，每一種有介紹其大致內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統的分類編排，這就對於我們了解古代的各類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當時參加纂修《四庫全書》和編寫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專長，《總目》中對於一些古籍的考訂，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當時的研究成果，訂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總目》的考證也仍有不少糾謬疏漏，可參考近人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等書）。因此，《總目》作為一部較有系統的、內容比較充實的書目工具書，它對我們今天還有查閱參考之用。我們現在把它影印出版，目的也就在此。

以下談談這次整理影印中的一些情況。

一、《總目》過去有幾個比較主要的刻本，即武英殿本，浙江杭州本，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的廣東本。浙本據殿本重刻，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粵本以浙本為底本覆刻，個別字句又據殿本

校改，但同時又沿襲了殿本之誤。浙本當然還留有不少錯字，但比較起來錯字較少，因此這次我們用浙本作底本，參用殿本和粵本相校，作校記附後。

二、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清朝政府發現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明李清《諸史同異錄》一書有詆毀清朝統治的字句，於是又派人重新檢查收入的書，就把李清的其他幾種著作，像《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列代不知姓名錄》，以及周亮工的《讀畫錄》、《書影》、《閩小紀》、《印人傳》、《同書》，吳其貞的《書畫記》，潘檉章的《國史考異》等撤毀，並把這十一種書的提要也從《總目》中刪除。但這十一種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撤出，清朝宮殿中却仍然留有副本，書前的提要也依舊保存（《諸史同異錄》和《同書》未見）。我們這次就從故宮博物院中把《南北史合注》等九份提要補錄在《總目》的後面，題為「四庫撤燬書提要」。

三、嘉慶時，浙江巡撫阮元先後徵集了四庫未收的書一百七十多種，向清廷進呈，並仿《總目》的體例，每一書寫有提要。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阮元的兒子阮福就把這一百七十多篇提要編成五卷，列在阮元《攀經室集》的後面，題為外集。我們這次就用它影印，並接在「四庫撤燬書提要」之後。

四、本書由王伯祥先生斷句。我們自己又編製了書名及著者姓名索引，附於書末，以便檢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聖諭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綱，載籍極博。其矩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卽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係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卽詔中外搜訪遺書。

竝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偏布臺閣嘉惠後

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

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統者，既已薈萃略備。第

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資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

成全部，兼收竝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

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

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

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

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

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講訪。除坊肆所售舉

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幛壽言等類，又

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譽，編刻酬倡詩文，瑣屑

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

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覓覓。至若發

揮傳注，攷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

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

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勦說卮

言可比。均應槩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本存畱者，不

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

經理，毋使更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

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

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

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令廷臣檢

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

備乙覽。從此四庫七畧，益昭美備，稱朕意焉。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

旨。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擇取

繕寫，各自為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

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盡。蓋

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闕。又原編體例，係分韻類次，

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採摭甚博，

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恒見。今就各門彙訂，可以

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著卽派軍機大臣

為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

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為校

驗，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尙可裒續成編

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其應如何酌定規

條，卽著派出之大臣詳悉議奏。至朱筠所奏，每書必

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之處。若欲悉仿

剽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閱內府所

貯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多有摘要簡明略節，附夾本

書之內者，於檢查淘篩為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

到時，卽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槩括總敘略，粘

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餘依議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核永樂大典一

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為總裁，選翰林等官詳定規

條，酌量辦理。茲檢閱原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掇蒐

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覈之書中，別部區

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跡較

乖離於體例，未能允協。卽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

部，惟以洪武正韻為斷。已覺凌雜，不倫。況經訓為羣

籍根源，乃因各韻驛轉於易。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

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書詩禮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入六書篆隸真草字樣，摭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指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

外，闖入釋典道經於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為鑿枘，不合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

集為綱領，袁輯分緒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遺編

淵海，若準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為

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襄曰修為總裁官，卽令同遴

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詳悉校核。

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

亦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

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卽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

旨，敘列目錄進呈。俟朕裁定，集付剞劂。其中有書無

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祇須注出，備明略節，以

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稿補闕遺

嘉惠士林至意。再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藏役

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鑒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刻

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謂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卽行詳議，繕摺具奏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議奏校辦水樂大典條例一摺奉

旨。是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現在查辦四庫全書之翰林等官署照武英殿修書處之例，給與飯食。卽交福隆安沂員經理。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經降旨博採遺編，纂爲四庫全書。用昭石渠美備，並以嘉慶藝林。旋據浙江江南督撫及兩淮鹽政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有稱藏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獻者，固屬踴躍奉公，尙未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儲蓄尚多，用是廣爲蒐羅，俾無遺佚。冀以聞微補闕，所

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水樂大典內現有各

種詳加核勘，分別刊鈔。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

道人心者，壽之於東，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集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謬謬者，止存書名，算爲

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指也。今外

省進到之書，大小長短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編列，繩

繩而業已或刻或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畱內府。且伊

等將珍藏善本，應詔集交，深可嘉尚。若因此收存不

發，轉使耽書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為公

允，朕豈肯爲之。所有各家進到之書，俟校辦完竣日，

仍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籍，已屬不少，嗣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記，俾還本人。

不致混淆遺失之處。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當文治休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迄及時

羅大備，以光冊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

採訪，冀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進，而江浙兩省臧

書家呈獻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

詞臣分別校勘，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立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餘親爲

評試，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

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書面。俟將來辦竣

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

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

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

懋桂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

皆其累世弆藏。孫克宁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

所有古今圖書，集成書館，人閒罕覩。此等世

守陳編之家，宜俾專藏，勿失以裨留貽。鮑士恭范懋

桂汪啟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

爲好古之勸。又如進呈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培

蔣曾鑒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樞以及朝紳中黃

登賢紀昀，勤寧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竝著每

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爲世寶，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著該督撫

鹽政派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卽令其親赴武英殿領，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水樂大典散片各書

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

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所禱之章，非斯文正軌。

諭旨。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徵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第此次各省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上，至六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桂等家，其真集收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韻府，並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親題卷端。俾其子孫世守，以爲稽古藏書者勸。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閱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弆資益。善者，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爲藏書之家，卽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其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版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俱載內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爲詳細。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編閱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其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並著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刪去刊行而鈔本仍存其舊今劉政所作則因已身

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鈔本不妨

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

諸儒所必不苟爲卽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

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

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爲之

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

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竝登文集

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鈔錄

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

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削刷但其中亦有

青詞一種立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

等重加釐訂分別削存用昭詳謬之允至現在纂輯

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既多自不能必

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取就諭如宋穆

脩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於是非大義在所必

刪而全集或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惟當於提要

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曉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

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

副朕鑑古斥邪之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哀集水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爲宋侍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閣閤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祕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祕閣祕閣校理等官頃稱賅備方今搜羅遺緜纂爲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披閱釐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

弄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綱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爲大學士兼職而非職掌在昔竝無其地茲旣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

其實自宜酌衷采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爲

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爲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

有關中書籍按時檢驗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

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

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者大學士會同吏

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商定令各分職繫銜

將來卽爲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庫所集多人聞未

見之書藝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

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傳僅

什之一而鈔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觀豈朕右文

辟。嘗閱其疏內有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親爲批識云。至此爲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以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彈劾權姦指陳利弊亦爲無慚骨鵠。又如葉向高爲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內閣值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視其綸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咎其朝綱叢脞可不問而知也。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爲明季喪亂所闢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碍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穆昌期趙南星倪元璫等所有書籍竝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茲從於棄致令湮沒不彰。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彙一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一篇於李成梁後設謀恭憲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

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計以怨報德伏讀實錄我
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師直爲壯神戈所指鑿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諱存其言并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五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雖諸式再鈔一分貯之翰苑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

疏中多有乖獨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人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畱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遂廢全部。他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匿方爲盡善。著四庫全書裁等安妥查辦粘簽呈覽候朕定奪。茲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於辦畢後即行發還至督撫等自購呈進之本俱經奏請畱供石渠之藏其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進之書亦俱請備儲中祕。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云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署立架分貯等語朕命纂輯四庫全書原以敷惠天下萬世公諸同好今外省藏書家進到之書既經陸續給還所有在京大臣等呈進書籍亦應一體付還本家俾其世守若爲翰林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闊狹不等分置抽架不能整齊莫若俟四庫全書鈔錄四分完竣令照式再鈔一分貯之翰苑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

而傳布詞林亦爲玉堂增一佳話。各督撫購進諸書將來仍可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將此諭令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鳴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演徹方素政何乃誤至斯之語於理不順因檢查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頡頏漢跨蹠曹丕之句謂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秦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虐不可枚舉號爲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頑斥其名尚無不可。若曹丕躬爲篡逆稱名亦宜至漢武帝在一漢室尚爲振作有爲之主且與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顯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竝論乎。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紂而止故有指爲獨夫受者者漢之桓靈昏庸狂暴遂至滅凶亦未聞稱名指斥何於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詆毀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稱南朝主之名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於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尚無傷於正理。若李延壽乃唐臣李薦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尊爲其臣豈應卒遺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禮張朱皆稱爲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古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類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謚之類卽降旨隨時釐正。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褒貶卽以此衡是非。

此等背理稱名之談，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爲漢武。龍府內刪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鳴集亦一體更正。玆諭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蟲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爲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遼，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一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鈔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謄錄草野無知，照本鈔襲，不足深責。而空格則係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爲更正？分校覆核俱係職官，豈宜失檢？若此至總裁等身爲大臣，於此等字面尤應留心細勘，何竟未能逐校正？其咎更無所辭。非他書總核記過者可比。所此二書之分校覆核及總裁官俱卽著交部分別議處。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並著一體查明改正。玆諭該館臣嗣後務悉心詳校，毋再輕率干咎。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博覽載籍，特命諸臣纂輯四庫全書，弆藏三閣。

又擇其尤精者爲薦要，分貯大內及御園，用昭美備。所以多選謄錄，寬予限期，以期校成善本，嘉惠藝林。

昨辦書期屆五年，將校對謄錄諸人，優予議敘，用示勵揚。惟是進呈各書，朕信手抽閱，卽有譌舛。其未經指出者，尚不知凡幾。既有校對專員，復有總校總裁，重重覆勘。一書經數人手眼，不爲不詳。何以漫不經意，必待朕之遍覽乎？若朕不加檢閱，將聽其譌誤乎？朕因四庫全書應繕寫者，統計十六萬八千冊，卷帙浩繁，既成大事，不妨略其小節。自開館以來，無不曲加恩，多方鼓舞，所以體恤之者倍至。若此任意疎忽，屢訓不改，長此安窮？徒以四庫書館開倅進之，殆爲終南捷徑。又豈可不防微杜漸耶？前定總裁總校分核等，接次記過三月，查核交部議處，原不過薄示懲儆，使知愧勵。乃各總裁僅請每部抽看十之一，以圖卸責。身爲大臣，卽不宜如此存心。乃旣經抽看，而仍聽其苟魚亥豕，累牘連篇。其又何辭以自解？

玆諭該館臣嗣後務宜痛加猛省，悉心校勘，其於去取謄錄，分校之際，更不宜左袒。屢乞恩准，以無負朕稽古右文之意。毋再因循干咎。將此再行嚴飭，在館諸臣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節次彙進各省，送到違碍應變書籍。朕親加抽閱，內如徐必達、南州草所載，姦商姦璫，賄欺君誦，俱持論不撓，極爲抗直。又如蕭近高疏，本朝事亦有効。東厥及稅監李鳳梁、水等蟲蠹國病，民諸疏，俱屬詳明剴切。又候震陽天垣疏略以容氏再入

禁中，抗章極論，并及於沈淮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其閒若徐爾之一九八分疏，極口諂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榮顯。此外亦不過摭拾陳言，固無足取。其餘諭

旨，指出者尚不知凡幾。既有校對專員，復有總校總裁，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皆意切於匡濟時艱，忠義之忱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遺稿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燬。因復思明自危言，切中彼時弊病，實俱無懈骨鰻。前因明季諸

神宗以後，朝多粧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阽危，往往苦名爲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亦可垂示方來，永爲殷鑒。況諸臣彈劾權貴，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草疏，不盡見於明史。朕方欲闡幽顯微，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況諸臣在勝國言事於我國，家聞有干犯之語，彼自爲其主，不空深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爲詆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諭。國初設官分職，不殊周官法制。及定鼎中原，參稽前代，不繁不簡，最爲詳備。其閒因革損益，名異實同，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奮庸熙載亮采惠嘵。周則監于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爲丞相。爲中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

胡惟庸之故。改丞相爲大學士。其實官名雖異。職守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殺。簡用得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卽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蓋有是君方有是臣。

惟后克艱厥后。庶臣克艱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卽今之六部。周禮典制纂詳要亦本于唐虞。司徒秩宗諸職。外而督撫。自秦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卽唐虞十二牧之遺。歷朝改革。建置繁如。難以總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秩然。至於援古證今。今之某官。卽前某代某官。又或古今有同。無或古無今。尤左勤定咸晝。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

現在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卽派總纂。總校之紀。泊陸錫熊陸賡。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火器營內務府并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核。續進呈候朕閱定。書成後。卽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請序。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之盛。因首論丞相一官。餘可類推。覽是編者。其各顧名思義。凜然於天工人代。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克艱無曠之義。欽哉特論。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奉

上諭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

列聖謨等六門。恭載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棼繁。從前

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

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全以

本朝官書爲首。今若於每部內。又特標

聖義諸名目。雖爲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

列聖御纂諸經。列於各本經諸家之前。

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

五朝聖訓

殊批諭旨方略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

御註道德經。列於各家所註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仿照。

編次傳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閱其總

目。特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爲

卷首。所辦未爲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將來書成

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爲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刊之

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

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

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諸書冠之。亦未有合在編輯諸臣。不敢輕議及此。

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理。至朕題四庫諸書

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轉在

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

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爲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爲

也。著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

集內。俾各爲卷首。則編排在

本集卷首。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

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請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

部冠以

聖義

列聖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

列朝御纂

御批

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並令將各

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製詩文各

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

廣搜博採。彙萃羣書。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

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直實爲說易家最古之

書。允宜。并冕義經。若以

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

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

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各書。冠之。亦未有合在編輯諸臣。不敢輕議及此。

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厚。足

爲萬世法則。卽後之好爲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爲

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撰述

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

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

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意。將

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勅所撰契丹國志其說採摘通鑑等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

鈔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書法譌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遠爲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

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勅撰而評斷引宋臣胡

矣國語稱爲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

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爲

批謬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

稱兄稱孫於邊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

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分注於北遼之下又引胡

安國論斷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翰謂變

而不失其正承勅同父被晉圍慮禍及身乃劫其

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

子子不可施之父父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

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

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

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指駁者

數十條倅臣乃請撤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之事

是非萬世之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丹國

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譌誤於綱

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

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灰牛乾

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猪頭披皮之類雖述涉荒

神道設教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

者仍據志實書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候

朕親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書於簡端以昭綱

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讖論關係前代得失

者固可援爲法戒因思勝國去今九近三百年中蓋

臣僕士風節偉著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

批讞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

當年繩愆糾繆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闇

典即或其品韻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

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

臣奏疏內有因違濫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從後主閻

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

賞罰不明其君縱旒于上竟置國事若罔聞遂至流

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粉政指不勝數若楊溥左光

斗熊廷弼諸人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

建議剗切教陳說明之君果能採用之猶不致敗

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

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

所以興敬怠之分

上諭。四庫全書舊萃古今載籍富之美備不特內府珍藏稿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前因卷頁浩繁中多舛錯特令總纂等復加詳細讐校俾無魯魚亥豕之譏茲已釐訂版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兩省文宗文匯文淵三閣應貯全書現在陸續頒發藏度該處爲人文淵藪增奇好學之士必羣思博覽藉廣見聞從前會降旨准其赴閣檢視鈔錄俾資

武英殿刊刻仍鈔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于簡端所

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昨閱四庫館進呈書有朱存孝編輯迴文類聚補遺一種內載美人入詠詩詞意嫌佻狎乖雅正大詩

子亦當原本風雅歸諸麗則所謂託興造深語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臺新咏以後唐人韓偓輩移作綺

麗之詞號爲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

爲卑下今美人入詠內所列麗華髮等詩毫無寄託

輒取俗傳韻襲之語曲爲描寫無論詩固不工卽其

編造題目不知何所證據輒四庫全書當採詩文

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

爲卑下今美人入詠內所列麗華髮等詩毫無寄託

詳細檢查一併撤出以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

至意欽此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舊萃古今載籍富之美備不特內府珍藏稿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前因卷頁浩繁中多舛錯特令總纂等復加詳細讐校俾無魯魚亥豕之譏茲已釐訂版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兩省文宗文匯文淵三閣應貯全書現在陸續頒發藏度該處爲人文淵藪增奇好學之士必羣思博覽藉廣見聞從前會降旨准其赴閣檢視鈔錄俾資

蒐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繙閱污損或至過有珍祕。

以阻爭先快觀之忱。則所頒三分全書亦僅束之高

閣轉非朕搜輯羣書津逮譽髦之意。卽武英殿聚珍

板諸書排印無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購覓。該督

撫等諱飭所屬俟閣全書排架齊集後諭令該省

士子有願讀中祕書者許其呈明到閣鈔閱但不得

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至文淵閣等禁地森

嚴士子等固不便進內鈔閱但翰林院現有存貯底

本如有情殷誦習者亦許其就近鈔錄掌院不得勒

阻閼難如此廣爲傳播俾古者得暗生平未見之

書互爲鈔錄傳之日久使石渠天祿之藏無不家絃

戶誦益昭右文稽古加惠士子盛事不亦善乎欽此

多羅質郡王臣永璽等奉
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
表上

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

帝鑑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

立綱維於龍極函列雲珠

嫗刪述於龍蹕契昭虹玉理符心矩契三古以垂範

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

等誠懼誠智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野太清

耀東壁之星懸闕三成上帝擴西崑之府文章有

象羣媿遂吐其天色繪畫成形白阜肇圖其地絡

書傳蒼韻初徵雨粟之祥錄授黃神始貯靈闕之

典洞庭祕簡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眼以

世守秦據金策聖籍雖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

生密寶維孔廟之承家謁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

蝌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漸

備杖吹蔡火夜讌別錄之編衣染鑑香坐校中經

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

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勸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

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天寶細軸

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

三館之輶北極營都明選十艘之積莫不前徵遼

古丹壺溯合雒之蹤始發空林青鋪紅頻斯之篆

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

斷竹編木朽名認師春孤本猶攜橐存班固爬羅

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時零均給以螺丸麻

紙精鏤廣購一篇增十四之酬華譚重綱三品別

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固之精五鏡

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輿而輶軌順經

儕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掇餘易置四十卷

既匱殘膏奪廣彌無百兩篇更珍賡鼎丹青失實

或貽誨於王充朱紫相消就齊蹤於鄭默甚乃別

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畱或如許綱紺紅踵駁文而

莫悟蘭臺度貯多如賄改漆經棟板摹傳遂至誤

尊閣本故祕書總目鄭次深復議校讎而文苑英

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配累洽華懸紫

極之庭稽古崇儒冊府闢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

大識小之無遺榮鏡登閣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

特建寶思周融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席蘿圖

神凝松榦

播威棱於十曲響震靈變

治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鑿

帝媯歌詠已題九萬瓊牋臣向編摩更緝三千寶牘博

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水付長恩之守

乃猶尋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縛地經天探精微

於義海昭陽韶

特紳翰府之藏水樂遺編

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孟

蜀書林蒐羅終富襟楮宜期

命刊削其諷言瀝液堪珍

敕比排其壓簡。焦桐漆斷。重膠百衲之琴。且塵銅斑合。

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蠶臚或有存畱。妃委藏餘。

不無佚漏十行。

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紹囊質啟獻書之路。遠經斷

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振舵益家。

東洛之船。玉軸飛輪。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字多。

王榮之所未聞。筭東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

齒紙宋題去帙之名。暗屈鸞章紫認槐廳之印。紅

翠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濡香品第詳分其

甲乙。

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形接文昌之宿。

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

秩銀袍應召。驥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槧。

學官願效其一長。切線割圜博士亦研其九術。遂

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僕圖與史竝陳左右。粉

本鉤摹隸。與蝌兼備古今。絲痕端扇。曹連伍各

隸屬於寫官。工辨窳良均稽研於計簿。提綱挈領

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官兼詳定。凡

器預儲於將作。美几筠簾傳餐偏給於大官。珉牋

珠餚溫鑪圍炭。絳凝鵠鵠之青。朝鑿溜冰色映玻

璃之白。花輒入直地同兜率天宮蓮炬分行人到

鄉娘福地。瓊箱送全搜膽囊帷蓋之餘。

芝殿籤排共刊木屬金華之謨。程材效技各二而

使吹累牘建篇。逐多多而益嬪。杳霏辟惡。擁書何

止百城。潛濟陰屢削棗寧惟兩屋。簪入衆香之國。

目眩晉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悟胎於寶氣。豈

但鴻都多士。駢聞見所未會。實令虎觀諸儒辨妍

媸而莫決。所賴恭承

睿鑒提玉尺以量材。仰稟

天裁撮銀華而鑒物。初披卷軸共機零璣。卽荷

絲綸務尋完璧。吳澄易賈辨頗倒乎陰陽。楊簡詩音斥

混淆乎周漢。裨官勸說刪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

摘象胥之譌異。醜章祈福發凡於劉政之詞。語錄

參禪示例於齊熙之記。固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

衡亨。

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洎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

聖訓彌彰。鑒澄珠韻。詁經忌繫黜錯簡於龜文。論史從

公湖編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廣古

誣真。五柳之名宜辨。七鑑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

蠹九姦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

脂。盈盈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

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

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豔曲削香奩

聖主之品題立分黑白。至於銅鐵報夜。

玉案開誠

勤披。

丹毫

親詠。五家易說岐途附闡其傳燈。四代書箋餘緒兼詳

乎括地。前輩後靈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

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

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儻。洪

容獲跡類探囊。碧玉川之餘濱。四箴誤註。寧知顏

卷之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六經作續。全收

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指出莊周書後五首分

配篆文互備其形聲。史文參奇字各通其假借。

古香醜韻細辨班書。碑跋質理重刊薛史清流肇

費示靈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沉沿

凍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譌傳竝

訂黨碑再勒嗟指盜而開門。權欲彌張噴欵星而

替月。西湖遊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固

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贋萬舊志於臨安。金刻稀聞

寶遺間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

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媿彼中興。至正

刑章斥其左祖。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鄭注某

書剖源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逾漢雋之精。經荀

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

帳秘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

亮之武經始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

臺參微蘇頌。算窮杪忽。九章研鮑辭之藏術。雜縑

橫十卷。惜趙蕤之撰。趙中隱士。互襯韓柳之譖。娶

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

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遺事。深識首鼠於

宋元。曲消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孤瞻有取旁通

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

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摹條而擢秀。黃伯思之

博洽石墨精研。孫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舊

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草之誤墓太平。

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因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

唐小史入廚寧取乎危言。南宋枝談，按鞠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消吟，特賞其烟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觜之膠。竝採郊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獻程而角立。勤王閨守，呼北渡者凡三茹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宋。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祕閣，明曆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洲賞仇遠，耽吟之癖，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閱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怒。凡茲

獨斷咸棄，審裁懿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聖言。衷諸聖權衡筆削，事通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乾規坤矩。是以儀瓣懸耀，掇景鳬趣。鏘棧先鳴，聆音屬集。鯨鐘方聲，啟蓬館以晨登。鶴簫闢闢於蘭膏以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綻無迹，先成綵白之表。傳寫相爭，齊炎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於添籌。几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

七旬之念典彌勤。雲輶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爲釜，兼搜刊板之函。

誠孚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誤。毫釐不漏，載旁添待補之戈。鑿駐心嚴，操上舞續加之剛。削除不盡，時飭以妄下雌黃。輪郭空存常，指其竟同曳白。